唐宋韓柳歐蘇文選

金陵書林李少泉刊行

H. H. MU[illegible] CHINESE LIBRARY

四大家文序

文猶射然騶虞貍首式此射者也射不命中無取彀率中非破的奚貴秋毫古今作者無慮百餘族而許隱大方之門輙推韓柳歐蘇為巨擘彼其振萎薾之衰攬軋茁之習印證文家誠足獨步千

禩故文不稱回氏雖主盟詞壇樹幟中土亦莒鄫呂嬴文不式回氏雖陶鑄百家驅策六代亦耳食吠聲也烏覩所謂進於技者令

明天子申功令嚴斥傲詭太史臺山葉公欽　上旨而思所以風之乃出故業

唐宋四大家彚集咸帙標曰正式嗟〻
是即向者設的百步意也自是巧射毋
得跳而越於的之外拙射毋得局而歛
於的之内習焉安焉久與化焉寧復不
韓不柳不歐不蘇操瑟以投竽者非所
願也矧老佛之怪誕步趨逺背哉善乎

子與子能言之也曰經正斯無邪慝惟
在司命者共守轂率耳
旨

萬曆丙午春仲東海芝南鄧景堯題

新刻唐宋韓柳歐蘇四大家文選評林目錄

韓文一卷

原道　原毀
雜說上　雜說下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諱辯
諍臣論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爲人求薦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上張僕射書　與于襄陽書

與陳給事書　應科目時與上書
答陳商書　與孟簡尚書書
重答張籍書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論龍　論馬
圬者王承福傳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送浮屠文暢師叙
送高閑上人叙　送石洪處士叙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叙　送殷員外使回鶻叙
送楊少尹叙　送許郢州叙
贈崔復州叙　送董邵南叙

送王含秀才叙　送孟東野叙
送李愿歸盤谷叙　贈張童子叙
送廖道士叙　送何堅叙
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祭田横墓文
祭十二郎文　祭鱷魚文

柳文二卷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書箕子廟碑陰
晉問　捕蛇者說

送薛存義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永州新堂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與韓愈論史書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禮部賀甘露表　爲王京兆賀雨表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愚溪詩序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歐陽公三卷

鳴蟬賦　秋聲賦
憎蒼蠅賦　本論
朋黨論　爲君難論下
春秋論　縱囚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醉翁亭記　豐樂亭記
眞州東園記　晝錦堂記
上范司諫書　送徐無黨南歸序

章望之字序　讀李翺文
峴山亭記　有美堂記
黃楊樹子賦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蘇老泉四卷
任相　御將
廣士　審勢
春秋論　史中
諫論上　諫下
管仲論　明

辨姦　六國
心術　攻守
高祖論　上富丞相書
上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易論　禮論
樂論　項籍
制敵　書論
子貢　上余青州書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
張益州畫像記　蘇氏族譜亭記

木假山記　仲兄文甫字說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族譜引

蘇東坡五卷

勢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孔子從先進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觀過知仁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續楚語　秦始皇扶蘇論
伊尹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策略五
敦教化　蓄財用
倡勇敢　儒者可與守成
續歐陽子朋黨　齊
北狄　武王
始皇二　范文子
孫武一　戰國任俠
張釋之　孔明

擬進士對御試策略一
均戶口　練軍
無沮善　省費財
專任使　策斷上
策斷中

蘇文六卷　東坡

代滕甫辯謗乞郡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
稼說　王元之畫像贊
三槐堂銘　放鶴亭記
喜雨亭記　大悲閣記

超然臺記　韓魏公醉白堂記
六一居士集序　表忠觀碑
范文正公文集序　潮州韓文公廟碑
李太白碑陰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仁宗皇帝御飛白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凌虛臺記
墨君堂記　王君寶繪堂記
思堂記　衆妙堂記
張君墨寶記　淮陰侯廟記
九成臺銘　游桓山記

六一居士傳後

蘇文七卷　東坡

英州謝表　量移廉州表
徐州謝表　徐州謝奬諭表
徐州賀河平表　惠州謝表
登州謝表　乞常州居住
黃州謝表　密州謝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又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謝宣召入院表　謝中書舍人表
謝賜御書詩表　上曾丞相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上梅直指書
答黃魯直書　祭韓魏公文
祭歐陽公文　祭歐陽仲純父文
祭文與可文
蘇文八卷潁濱
史官助賞罰　夏
商　周
三國　蜀
晉　隋
唐　周公一

老子　決壅蔽
臣事一　臣事三
臣事八　臣事九
民政一　民政三
君術二　君術四
上劉長安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濟州閔子廟記

新刻韓柳歐蘇六大家古文選粹評林韓文一卷

北京禮部　九我　李先生　選
南京吏部　台山　葉先生　評
翰林脩撰　蘭嵎　朱先生　校
秣陵書坊　少泉　李潮　梓

破起解仁義道德是學庸解性道教周子德愛曰仁等說又更解之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因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句五字行而宜之之謂義句七字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句八字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

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揚此闢之

其見者小也一句分明是老子病源以下五句乃一篇主意

此以道德兩字攻擊佛老乃出世立教之文其中博愛之說引用大學之文及列荀揚于孔孟未免見處于宋儒亦其學之未純處

抗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莊子 當看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句三字黃老于漢句四字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句十一字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

此文翻老佛兩段作波瀾

此人從異端之源流

以下六段皆今古相比並不覺重複若宋人如此便

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變歸字爲入○文公夫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

排門矣文震上四與三句語變上今四句讀之如迅雷不及掩耳句法亦新奇

聖人治天下有條理而此段亦摘要其工

以下二十一句凡十七個爲之字句法文勢不覺重疊八次轉換也

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

此見佛老之反于聖人所以可非轉得便放無痕

緊接了承古之字來又字乃錯綜

又反說一轉句法長短不齊參錯可觀

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爲之字變化[illegible]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小濤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丁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作頓挫如古人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勢序同意可併看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

韓公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盪翻出許多議論其學力筆力足以凌轢千古

爲臣句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二句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小束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突入帝王代古之字

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

又突入警語此下復被其清淨無爲之說

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先儒訓其不及於格物致知亦是盡天下国家許多事若非格物致知如何了得

引孔子代古之字引証亦有力

歷引經傳以責之光燄逼人

大所謂句轉得徒收拾前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論佛老以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好句法）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夷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二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

面許多說話後面許多意思

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韓吏部原道許篇目諸子以來未有

此數句包大學之旨在內至人鬼享止

再提再收道字對仁德字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此二句短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此一句長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

此二句短

其食粟米蔬果魚肉

此一句又長

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

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連下九個其字變化六樣

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去矣作十三字一句來此亦法也

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

字法

廟焉而人鬼享

字法

曰斯道也何道也

有關鎖文有收拾

曰斯吾[illegible]之

此再並孟子
說者謂及卒
題意
斷之兩句承
上有文一篇
精神在此

篇八論至
此完了文生
不熟
說之一生關
佛老在此篇
然到底是說
得老子而已
字未入佛

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卿 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 堪加輕勒下長譜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 由周公而
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 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
眞儒其說 本于此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 不如此幹轉如何收
拾結 得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 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
聖人之道不 行句法最巧 人其人。句 法 火其書。句 法 廬其居。句 法 明先王

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獨曾表示以道四上

之道以道之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

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

葉古山評◀

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拒楊墨同功其言摸倣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垂世立教之文庶幾續貂四子非

原毀

韓愈

此篇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言詞摸寫世俗之情狀熟此必能作論

以責己待人立二大柱將舜與周公以引起望意

亘古今有數文字當與原道篇並垂不朽

只摘詞一說便見精神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於上面兩學中生出善學

只是一正一反双行文字與上字句第二段相似

秦漢以來故無此調品最

[illegible]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

因而摹寫人
情曲盡骨裡
文之至者

束得便

怠忌二字切
中今人病痛
下文只說忌
者而怠者自
可知惟怠故
忌也

曲盡忌者之
情

此文下字皆
有法度重周

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
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
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
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
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
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
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
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

輕結詳與廉見忌此八字及字毋一篇議論皆從此八字衍出此後段奇末只以一毀字原出毀者之情見毀亡口不足信

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李九我評

原毀篇到末纔露出毀字大都詳與廉毀之枝葉[illegible]毀之[illegible]根不必[illegible]而毀意自見此古人

此文如神龍變化起伏闔有千仞之勢數句描寫龍之變化曲盡其妙非退之筆力杜撰不得雲亦灵怪句緊繳上弗灵于龍句是一伸一縮步驟爲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譎譎莫狀可謂筆端有神

雜說上　　韓愈

龍噓氣成雲喻聖君雲固弗靈於龍也喻賢臣○此謂聖君以官爵祿位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聖君任賢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而明有許多勳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爲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臣之所能使之爲聖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無以咸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轉賢于聖君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

既云雲弗灵又云雲亦灵既云雲不能使龍灵又云雲從龍種種各精爷人一讀千起末一收煞合蓋賢限意思在內

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此謂為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若賢臣所為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此謂賢臣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既曰聖君必有臣以起而輔佐之〇此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疊山評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能成天下之大功[illegible]稱聖君雲賢臣

雜說下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巳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星名伯樂在天駟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相薦後有英雄豪傑爲之用千里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異材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蓋才居下位不以千里稱也不知其爲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于昏君庸相之朝沉滯于下位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爲異材而加禮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辨大

是一篇借喻格結語承懷含蓄使孺子作此結不可露出正意鬱抑人傳亰騭傳可見矣

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一句三字
○位不尊力不足二句三字○祿不重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雖異材亦
難展布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材安求其
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材無尊位無厚祿無重
權其才知不可展布見欲與庸衆人并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能大當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
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也二句郎孟子所謂弗與
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者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
無良馬謂天下無賢材嗚呼其真無良馬耶其真無才耶其真不
識馬耶其上之人不識人耶

通篇只有祥不祥兩字眼目処其抑揚開合其作字

起先安頓爲靈昭昭一句雖婦人女子句正見其昭昭処然又曰不可知者特以起下文聖人者必知麟麟爲聖人出也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之爲靈昭昭也言麟之爲靈物甚分明詠於詩毛詩周南有麟之趾○一句三字書于春秋春秋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二句四字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皆說麟○三句九字此是章法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户庭無高見遠識亦知麟出爲王者之祥瑞然麟之爲物不畜于家然麟之爲物不可畜養于人家不常有于天下麟爲四靈之一王者之嘉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見于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澤之獸不相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之有馬牛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常見其形不難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牛有角可辨認角類于牛

作文大抵兩句短須一句長者承之退之最熟此法

應前意盡

退之論馬論龍又解獲麟蓋以三者自喩故發憤中皆有爲之言觀者當自得之

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馬者駿鬣可辯認駿鬣類于馬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麋鹿六者形狀皆可辨認出于世間吾皆知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于天下吾亦不知其爲麟○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能游獸吾知能走至于龍則不可知韓文公學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蹈襲前言剽竊陳編爲恥變化句法更成新奇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爲麟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乃爲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即孔子言必能知麟有聖

止與爲美昭昭也相應德字即灵字之意惟德故灵也

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文高麟乃仁獸爲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也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不之祥之物也亦宜矣

右紀事○麟仁獸麕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爲四靈之一

葉台山評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爲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

爲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爲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詳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爲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爲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其爲仁獸爲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

能熟讀此等八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學故爲此文以倡赤識云

起首大意說兩句關鎖好承接緊有精神

此段論道在師師在是絕世議論可破世告之見此篇無此說便不精神

承接得好

上已見了至此郤立意起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說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疑惑也難矣第四段概嘆後世師道之

讀此數句直令人慚愧余忝班玉堂每有疑義輒與諸老相講究今人即自總角時即恥從師稍弱冠左高自謗睞讀退之師說能無靦顏乎

體貼人情親切令人心服

結上二句有力

不傳人知何無疑惑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
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
聖益聖古之人愚益愚今之人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
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遠矣猶且從師故聖
皆益聖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于師故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係乎
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雙關文法看他巧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
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
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或師焉或不焉此是于其身也則恥師焉
○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惑師焉其[illegible]學[illegible]貴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

小學句有關

鎖一

此與前論聖人只從師同意前以聖責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反覆翻論意甚切至

此篇最是結得緊、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學意思相承都不失

巧作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愛子則擇師而

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云云于其身則

恥云云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爲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

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巫醫樂師百

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

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

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爲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

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說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于從師是智不及

師道本意

昌黎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尽工夫故詠嘆態加此至於不測細玩此篇今使袁燮意做骨法

說得刻又應前吾師道處意綱自不亂結得有力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教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更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左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在吾前而業有專攻皆推聖人亦師之不以爲耻況衆人乎

能行古道古字與篇首古之學者古字相應謝疊山謂論事結尾處用此法守司必以與人待之知言哉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
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第十
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葉台山評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爲師愈是以得狂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篇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君隱若見令人難識

[illegible]文選[illegible]　卷十四

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大旨出于揚雄解嘲東方朔客難班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業精四句特迂云起此四句不語健明不公文公之意微有含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人才）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含蓄）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學者之詞）○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良之一生事業全在闢佛老並其文字亦只在此處膾炙人口

此兩句見之公行功于斯道處

上規二字直貫至下而葩止下逮二字直貫至異曲止

兩句是讀書法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勤于已業以上稱其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綴緝也苴包裹也謂綴緝已聚儒術之罅隙滲漏孔處張皇幽眇幽眇者則鋪張而廣大之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小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勞于衛道以上稱其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也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佶屈聱牙[illegible]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葩華也下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遷之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猶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先生

以上三段論素精此段論行成語全叙勢可見平日躬行工夫

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章之著見乎一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以上稱爲人之成立○係云上四段概柔此千言其不過正亦無患有司不公不明之說）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貶連州令）三年博士冗不見治

號寒啼飢之句殊覺駭人未知果至此乎抑言之過也

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音肯）不知慮此反敎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音居屑）（宗大梁也桷椽也欂櫨二者梁上屋柱也侏儒短椽之屬椳戶樞也闑門中橛也居門扇也楔門兩旁木也）

以匠氏醫師引起宰相用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

人處自是正
理有規諷意

荀卿詆訾孟子子思天以先為偽人性為惡此其學術不醇不得與孟子並也

太史公雖荀孟合傳然傳中所序推尊孟子以抑荀同而斷其異于後說之阿世取宗者至叔孫嘲弄以繼于談士之

青芝（四者皆貴藥玉札玉屑也丹砂朱砂也）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三者皆賤藥牛溲牛溺也馬勃生濕地如菰而圓且輕）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紆曲貌）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言二賢不遇正以自解）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

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此著並稱二儒俱于聖域善句太史公連傳之意而失之者矣竟定論

有關束有照應讀者豁然文字只于每篇結斷處細玩便見最勁所以成一家言人不可及

鬼門段意、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上四句解動輒得咎又遂竄南夷等意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音亮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杙檝也楹大柱也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也味辛無毒久服輕身不老延年豨苓即豬苓也○此段見無羨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譏醫師匠氏二說

葉台山評

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

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

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及韓退之

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

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一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著諱辯[illegible]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爲烏蓲記曲禮不諱嫌名不偏諱註爲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

現前段是立意而辯君處不可以苟直道理可以析服人全不直說破只是設疑等爲而可以辭待看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

此一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做甚妙

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二篇[illegible]證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周康王名釗書周敬保戒子川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以其字呼之又夫其伯字所以呼爲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

曰周公作詩至此凡十事處作八樣句法樣鏗鏘有方

此一轉最奇罵得時人諱嫌名者太毒

收拾前意極辯

其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

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說近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豫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此一段諱是不諱嫌名尊諱用宦官宮妾承上二段有力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精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收意不衰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

宦官宮妾（葉：警言）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孔子曾參者耶

葉台山評

此文反復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三段俊質之於律考之於經稽之於典三段中辯得曲折如亂龍之不可羈絡一總處尤有歸宿至於末後四轉尤奇如虞人虎綱一動一緊

諍臣論

韓愈

此篇箴規攻擊便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參看

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

辨論攻擊而析詳盡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詞）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榮字變為華字無喜色三字變為不喜色）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其德貞夫子凶以貶之）愈應之曰（第一段）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結變）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取）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

截然四開四答而首尾闔鍵如一線

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姚此一段六句是双關文法韓公專喜用之可以爲法則冒進之患應無所匪公躬一節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六二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實一

今陽子句發……以匹夫……諸天下……何也匹夫在位句二字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句六字不

不熟矣……天子待之句四字不爲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同學孟子

……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

……官則曰……也

以下三段皆用二且字故為進步作波瀾

不消多語只看陽子將為祿仕乎一轉富今陽子低頭吐舌不敢伸氣

一段關鎖大有格進之字須放他不可逆遊旨前推到

字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字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下與孟子文法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賢得號且吾聞之段第二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孟子說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問得婉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

此都無辭了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使不陳腐

前面意已說盡了生意只在再發問處轉旋一節深一節

段段提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淡

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貶得妙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橋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段落相生有經有緯句句法亦端雅可喜

以聖賢皆無心求聞用折倒不求不聞求用句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折倒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

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

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

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復提掇得醒學史

記憶此文去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故

之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

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

不平人之不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

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

守其道而不變句仍引二聖一賢爲證極有步驟

以賢不賢論陽子其論似緩而實攻堅

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衡有權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段攻擊陽子直音嬌

是說他無以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好盡言以招人

辯駁故先其言其發也故去聲劇

引前說後此意尤好

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紊此極文字匠子

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辯得好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說得好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非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怨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迯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葉台山評

韓公諍臣論亦擅一世之奇到末自分疏而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郄亦回互得好令陽子見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將字相遙照
頓跳處邁也

錢福曰起伏
操縱若神

所見似悲感
不文則宕逸
可誦

前反提後即
散應文字左
錯落可觀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字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字法）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子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其死者則將狂

一只一句鎖住了前段意尙
奇斲叙
逐句照應行文血脉相貫如金鎖膏
連用三矣字文用二歟字筆涸衔拳驟快
此下又說難以終其所欲言
詩

奔盡氣句法濡乎足句法焦毛髮句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章法愈之強學力行字法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字法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宜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句法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章法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章法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字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

勢雖急而詞□□□不可也

布衣蒙抽擢句是愈自開後門

援管仲遇盜舉三人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

夫管庫之士佐可言也愈自儕於盜而曰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其卑陋

……能不足以當聖君之舉耳若所謂賢者固有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字法）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句法）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葉臺山評

此篇妙思宏詞燦然可觀其天才較高人一着然

可咲殊甚惜
大

以彼其才僅用之上宰相書以求售此尚論者深

以周公與當今對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切求進之理亦如此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郷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九字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一字句四海皆已無虞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十七字句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〇此一段

古來无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清足稱絕唱前論相道忽直而不激下言士情忽曲而不卑

此又推出周公之心以鼓發當時宰相

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

惟其如是三
例八字多鍊
業

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又…巧在此匾字斡旋惟其如是故…

今須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也他人只是須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衰二字句法便奇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消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变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

拈出自家來

方說盡言

以前是排之道以處進士之情

敘周公之士所以可去以況當時之士所以不可去句法長短錯

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箇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出兩箇豈盡字句法亦巧妙）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八字）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此句八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

其勢急又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佈趙勢操縱如法文家所謂遊冒戲不云者正在此闲字且斡旋也只一句歸結自身而不知字與上不知遁逃

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高占地步山林者倉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段尤古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自身妙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云不下恐字安頓是俱三字在末句法更奇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皇懼無已愈再拜

葉臺山評

羅景綸云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

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
刺綉雖精紗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
之文似之余謂退之此篇有巧女刺綉之工却自
有天地自然之文章是不可多得

為人求薦書　韓愈

以求薦爲起叙論是古今薦士着話柄

此云千万人云云言雖多尤益也正以起伯樂一顧之意

此篇詳見戰國策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頼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

顧價增三倍某與執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蕉臺山評

韓退之高才天授杰出一時其上宰相書與爲人求薦書詞氣俱邈惻動人能令聽者亹亹忘倦盖其羨榮嘆飽之志曲盡人情爲人[illegible]其所以自爲者耶

獨以自負一節來奠焉或悲憤或憂歎或蘊望情詞雜出一一動人真可謂文中有盈、起語便峻峭與尋常翰札作稚子語者迥別 協律官名翺其名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愈

李浙東名巽時張籍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脉不凡不弱惟閤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獻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

太史公作刺報任悲歎慨慨情態曲盡此篇曰自喜曰自悲曰自奮見限處慨最善摸寫

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二轉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

以盲字翻案議論運用七盲字何等光采而王張全在盲于目不盲于心的意思此等議論亦自奇崛

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浙水東七州二轉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一轉巧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三轉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

八字添筆形容

二語甚奇當於活處觀理便覺此語有味

閣下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尚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何健）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尚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此七轉妙）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目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何法）（妙）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高）閣下裁之度之籍慚靦再拜

葉臺山評

韓愈嘗善作畢辭故代張籍言乞哀鳴狀不離本相

此篇與答王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記立說一則由李元賓立說皆是借景生情文字有許多轉折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句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字法）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章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文有情思有滋味）子之言以愈所爲不

因與李秀才世借仲于元賓詩中得其人故遂始終託元賓以寫相與之情

遠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葉臺山評

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勒懸之壁閒每晨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此并書與士家規爲常物若細覽之策下変化如左能此是初學之利刃

碑是立節處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変化當如此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

就身翻入說不必發入後歸

從無上來却變得好人使不厭

詞氣溫厚和平如春風煦物秋月陶悚使人執讀長沉不能釋手曲可太

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擬孟子之言訊張公斡轉得妙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大旨引收歸好愈家孳孳於執事其

聯出此十字工無晨入夜歸者反

二意翻而爲退之每用此却自孟子來

中情之文妙

宜於肙轉反

優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已者而伸於知已昌黎根氣自如此

所欲僨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其心以

名寘而入盡晨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箇如此字句法長注錯綜凡四变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謟屈於富貴之人如此三十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箇如此字句法長錯綜此章法也壹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注

又把哀入從師四字換過此八箇字言不敢盡二句只是守此意

三段議勝如洪走盤鬭力絕高

灝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諸執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不緊要句法亦不蠢單愈恐懼再拜

與于襄陽書

（前半篇叙于襄陽求後半篇婉悉迂切）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經）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隱然許于公）士之能埀休光照後世者（此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隱然自許上八句正言下四句反言）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

（以下凡六轉知轉丸之妙）

撫上生下

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文婉曲有味

以下凡九轉極其慷愴遜爲動色然公之求進似急矣

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文婉曲有味 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文婉曲有味 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文婉曲 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史記燕昭王卑[illegible]

韓公生平[illegible]

不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有味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結得健愈恐

從來截議論有是設爲提眛以自道達首尾回顧照絡精神大都光于世故合于人情放於言高論筆端自不容束擬吾都

懼再拜

葉臺山評

昌黎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濶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爲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爲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

與陳給事書　韓愈

陳臣齋評論双對文法皆本于此

此文如蛛絲馬跡雖斷不斷是一氣呵成文字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甞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右紀事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以論禘祭合旨自考功員外選給事中

葉臺山評

文者貫道之器文與道原非二物韓退之乃謂道不加修之而文日益有名將岐文與道而二之耶

只一个譬喻看他一連六个轉換都只數句

評曰哀其窮又曰負其異平提中間有一跌窮之氣視三上相書者不同總見得韓退之文字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品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譬喻應宏詞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

僅七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湍怒濤波瀾縈流雜出其間洞庭岳陽之勝亦止是耳

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類于是收拾此文法文妙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葉臺山評

轉常為奇廻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不滯唐人之文宛然為一上㳒此書乃其極也

譬喻之妙曰孟子莊子外吾獨取韓退之波其意到筆隨思餘語少伸縮變化惟所欲言不得而窺際焉

三句連下三鼓瑟字而首句却倒一字曰吾瑟鼓之真天然句法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須求也意所欲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欲飲食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歷志陽律爲律陰律爲呂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

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愈白

葉臺山評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之所守不因時而爲之遷就故韓公之談誠爲見道之語

文公平生用力深處不離乎文字言語之間而其中未見其卓然自立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

與孟尚書書　　韓愈

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illegible]和十四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傳信奉佛氏簡移書公因答此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詳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漸登其滞碍之懷乎則其與之遊而稱善者自不必諱面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望其道者何亦不相妨也

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氣力有光燄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上半篇辨已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已平生蓋闢佛而末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莫平妙境甚多

拿一孟子立根脚更見正大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必不能禍守道之人理極詞直有氣力有光燄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楊墨為禍于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為甚大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

皆胸中流出其文不刻而妍

不公字下得好說楊墨如此害道

抑揚反覆許孟子是公自許處

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此二句又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

韓文公不曾深看佛書故此書但能攻其皮毛然以孟子闢楊墨形己之闢佛老甚占地步主意全在釋老之害過於楊四句

左衽而言侏離矣（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功重九禹亦從論語孔子說管仲變出來）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此見一段發明孟子闢楊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有釋老之害）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己對說文勢）

自闢佛求助釋氏至此十数傳抑揚反覆筆端如龍

柳楊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曰許其功過于孟子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葉臺山評

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闢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自關世道又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吳洪憲曰吞是三節文字而活動不羈

一

之語好

重答張籍書　韓文公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潔鋪敘回護分明○[illegible]

韓公著書以闢佛老及戒韓公以駁雜無實之說

為戲故答之如此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便有息下得拂其邪心拂去也除也好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

至于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

德者之所辭讓即重明經況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

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

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後世然後其書

融化蔵人主

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慮〕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起就回互〕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倡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舉重明輕〕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又〕若遂成其書〔轉〇言者書之難〕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欺鄭辭闢重毀又鋪敘不雜〕書于吾何有〔結得好〕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于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勢自然〕猶且絕糧于陳畏于匡毀于叔孫奔走于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文加下字賴其徒好長短有力〕相與守之卒有立于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

以揚雄擬孟子此退之未聞道處

結中含發露意

言不必著書

言著書之意不露而發

其存也可冀乎（好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揮）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字好）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文勢鋪叙潤架）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予所以不敢也（生下意）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轉）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

應有力一篇要害緊處

兼引甚佳

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從孟子舍我其誰之意点化得好其行道其自任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慼又于吾所為哉結上

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應前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下得好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使事亦出以無為有因此借做才使正一便了是此文字所以好駁雜之譏馬色不純也俗謂龐雜為駁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

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重答張

韓文選

卷四五

江憲周曰公與柳中丞二書又有武弁鋒鋭分明春蠶作繭見物成性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文公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敝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竪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大夫勞于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蹶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甘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凛然有向敵之

運用十餘句一氣呵成此筆勢健處

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以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

勘破全論

[illegible]以驅動之擾本年有饑餉煩費之艱其主多姑息形遜之患急之則恐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削弱又與賊不相譜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勢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于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

鄂州